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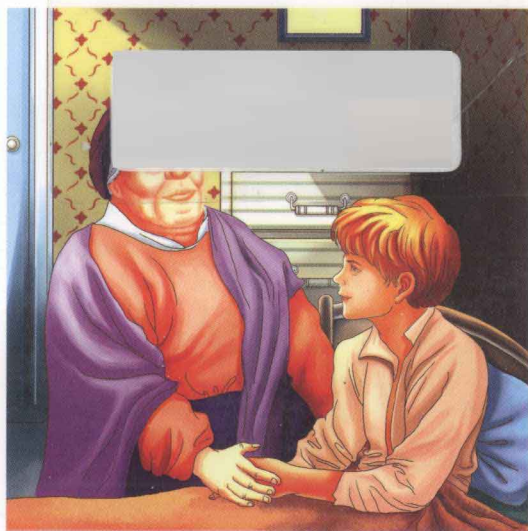


小|学|生|课|外|书|屋

TONGNIAN

童年

[前苏联] 高尔基 / 著 孟棉棉 / 编译



外祖母的形象在阿列克谢暗淡的童年岁月里闪耀着母性的光辉，带给了小阿列克谢一生的爱与感激。使他坚信黑暗终将过去，未来将会一片光明。高尔基的书，发行量可以和托尔斯泰媲美；他本人，则成为一个时代的偶像。



本册 10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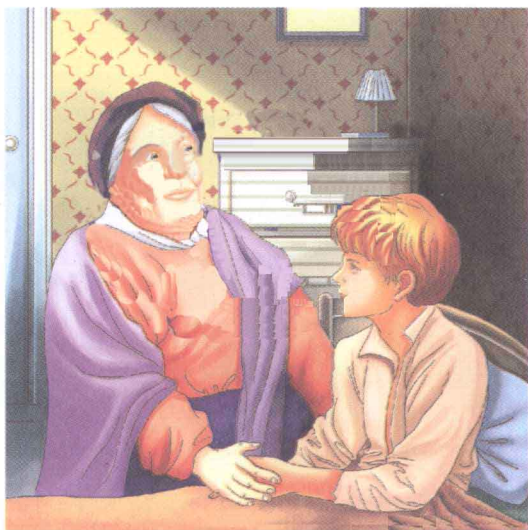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小学生课外书屋

TONGNIAN

童年

〔前苏联〕高尔基 / 著 孟棉棉 / 编译



中国出版集团
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童年 / (前苏联) 高尔基著; 孟棉棉编译. —西安: 世界图书出版西安公司, 2010.3
(小学生课外书屋)

ISBN 978-7-5100-1916-6

I. 童… II. ①高…②孟 III. 长篇小说—苏联—缩写本 IV. I512.45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0) 第036904号

小学生课外书屋 ·



TONGNIAN



著 者: 高尔基 (前苏联)

责任编辑: 李志刚

封面设计: 吴媛

出版发行: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

地 址: 西安市北大街85号

邮 编: 710003

电 话: 029-87214941 87233647 (市场营销部)

029-87232980 (总编室)

传 真: 029-87279675

经 销: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: 陕西兰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成品尺寸: 650毫米×920毫米 1/16

印 张: 11

字 数: 140千字

版 次: 2010年3月第1版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00-1916-6

定 价: 10.00元

· 如有印装错误, 请寄回本公司更换 ·

梗概

GENGGAI

TONGNIAN

童年

《童年》是高尔基长篇小说自传体三部曲的第一部。小说讲述了阿列克谢在父亲去世后，在外祖父家度过的童年岁月。在年幼的阿列克谢眼里，成人的世界是那样的丑陋与无情：母亲在感染霍乱而死的父亲遗体旁生下的小弟弟夭折了；外祖父家里，舅舅们整日为了家产争吵斗殴、愚弄弱者，家里强壮的男性欺侮殴打女人、毒打儿童；但在这个家里，小阿列克谢始终得到外祖母的疼爱，受到外祖母故事的熏陶。外祖母的形象在阿列克谢暗淡的童年岁月里闪耀着母性的光辉，带给了小阿列克谢一生的爱与感激。这部小说中所描述的外祖父一家的生活状态，正是作者童年时代俄罗斯社会城市贫民生活的真实写照，作者用貌似粗砺的语言对阿列克谢童年岁月的叙述，细腻生动地描绘了那个时代、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。也就是在那个充满了屈辱与不平，同时又蕴含深深温情的底层家庭里，阿列克谢完成了自

己的童年，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。

《童年》杂存着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风格，他的浪漫主义作品赞美了热爱自由、向往光明与英雄业绩的坚强个性，表现了渴望战斗的激情；现实主义作品描写了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他们的崇高品德，表达了他们的激愤与抗争。作品的主人公是努力探求新的生活道路、思考生活的意义并充满激烈内心冲突的人物。

「目 录」

第 一 章 / 1
第 二 章 / 12
第 三 章 / 25
第 四 章 / 42
第 五 章 / 55
第 六 章 / 68
第 七 章 / 75
第 八 章 / 86
第 九 章 / 100
第 十 章 / 114
第十一章 / 132
第十二章 / 145
第十三章 / 161



第一章

在那个昏暗狭小的房间里，我的父亲手脚摊开躺在地板上。

他穿着一身白衣，双脚赤裸，手指无力地弯曲着。他那双总是快乐的眼睛紧紧地闭着，凹陷成了两只黑洞；咧着嘴，好像是一副吓唬我的表情。

母亲跪在他身旁，用那把我常常用来锯西瓜皮的小梳子，为父亲梳理着头发。她系着一条红色的围裙，一边自言自语，一边喘着粗气，眼泪不停地从她那红肿的眼睛里流出来。

外祖母也在伤心地哭泣着，她紧紧拉着我的手，浑身发抖，她的发抖使得我的手也跟着抖起来。她把我推到父亲身边，可我挣脱开了，我心里是那样的害怕！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情形，我感觉到从没有过的恐惧。我搞不清外祖母反复给我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：

“快，宝贝儿，跟你爸爸告个别吧，他还不到死的年纪，可是他却死了，你再也别想见到他了，亲爱的……”

外祖母今天穿着一身黑衣服，脑袋和眼睛都显得出奇的大，样子有些古怪和滑稽，但我一直十分依恋外祖母，并相信她的每一句话。

小的时候，我得了一场大病，父亲看护着我。后来外祖母来了，她是专门来照顾我的。

“你是从哪儿走来的呀？”我问。



“噢，我的宝贝儿，我是坐船来的，没法儿走，人在水面上是不能走的，小东西！”她回答说。

人在水上不能走！要坐船！啊，这可真是太好笑了，太有意思了！我想。

我家的楼上住着几个大胡子的波斯人；地下室住着贩羊皮的卡尔麦克老头儿；我总是喜欢沿着楼梯扶手滑到楼下，可要是掌握不好分寸，就会头朝下栽个大跟头。楼上的人和滑扶手的把戏我十分熟悉，可我却从来没听说过从水上来的人。

“我怎么会是小东西呢？”我又问她，

“因为你总是问个不停呀，小东西！”外祖母笑眯眯地说。

从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这个慈爱的老人。

而此时我希望她能带着我立刻离开这个房间，因为我在这儿待着实在太难受了。

母亲的哭泣让我心神不宁，我从没见过她表现得如此软弱，她一向是一个严肃的人。母亲身材高大，骨骼突出，手劲儿特别大，总是一副干练利索的样子。可是今天却一反常态：她的衣服乱七八糟地穿在身上；那总是像一副帽子一样贴在头上梳得光溜溜的头发，现在都披散在她赤裸的肩头，她跪在那里，散乱的头发梢贴在父亲的脸上。她只是一个劲儿地为父亲梳着头，任凭泪水哗哗地流，看也不看已经站了好半天的我。

房间门口还站着些正在低声嘀咕着什么的人，有穿着黑衣服的乡下人，还有一个警察。

“行啦，别哭了，快点收拾吧！”那个警察不耐烦地大声喊道。

房间的窗户用黑披肩遮挡了起来，一阵风吹过来，披肩发出了呼呼的声响。

这声音又让我想起了父亲：那次父亲带我去划船，我们玩得正高兴，突然变了天，响起了一声炸雷，吓得我大叫一声，急忙找个地方躲起来，父亲看见我狼狈的样子哈哈大笑起来，用膝



盖夹住我，大声说：“不要害怕，宝贝，没事儿！”

想到这儿，我看见母亲突然想从地板上站起来，她的这个动作显得十分吃力，还没站稳，就仰面倒了下去，头发扑散在地板上。她紧闭着双眼，面色铁青，母亲一咧嘴冲我喊：“阿列克谢！快出去，关上门！”

外祖母一把推开我，并向门口大声说：“亲爱的邻居们，快离开这儿吧，上帝保佑你们，这儿只是生孩子，不是霍乱，请原谅吧！”我一下子钻到了角落里的一只箱子后面，只见母亲在地板上打着滚儿，痛苦地呻吟着，牙齿之间发出了格格格的声音。外祖母也跟着她爬在了地板上，她神情激动地说：“噢，圣母保佑！以圣父圣子的名义，亲爱的，挺住！”

这个情景简直太可怕了！

她们在父亲的身边滚来滚去，来回都会碰到父亲，可父亲的身体还是一动不动，表情似乎又变成了一副笑的样子！

母亲和外祖母在地板上折腾了好半天，许多次母亲站起来又倒下；而外祖母就像一个奇怪的黑皮球，跟着母亲滚来滚去。

突然，黑暗中我听到了婴儿的啼哭声！

“噢，感谢我的主，是个男孩！瓦尔瓦拉！”

这时房间里有人点着了蜡烛。

下来的事儿我记不清了，也许是我在角落里睡着了。

我关于这件事的记忆，就只有那荒凉的公墓。

那天下着雨，我站在泥泞的土堆上，看着他们把父亲的棺材放进挖好的墓坑。墓坑里全是雨水，坑里还有几只青蛙，其中的两只已经爬到了黄色的棺盖上。我和外祖母站在墓坑边上，那个警察和两个手拿铁锹、脸色阴沉的乡下人也站在旁边。

雨点急速地打在每个人的身上。

“埋吧，埋吧！”警察命令着。

外祖母再一次哭了起来，她扯过头巾的一角捂住脸。乡下人听到命令后立刻弯下腰撅起屁股，开始往墓坑里填土。土块落进



水里，哗哗直响；那两只青蛙从棺材上跳了下来，往坑壁上爬，可是它们很快又被土块打了下去。

“走吧，阿列克谢！”

外祖母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我挣脱了，我不想走，我要看看那两只青蛙到底会怎么样。

“唉，真是的，上帝！”

不知外祖母是在埋怨我，还是在埋怨上帝。她默默地站着，墓坑已经填平了，她还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。

这时突然刮起风，把雨给刮走了。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平着地，铁锹在湿泥地上发出啪啪的响声。

外祖母领着我，我们走在许多发黑的十字架中间，向远处的教堂走去。

“阿列克谢，你为什么不哭？你应该大哭一场才对！”当我们走出坟场围墙时，外祖母对我说。

“我不想哭。”

“噢，不想哭，那就算了，不哭也好！”

我很少哭，哭也是因为受了委屈，而不是因为疼什么的。在我哭的时候，父亲就笑话我，而母亲则严厉地斥责我：“不许哭！”

我和外祖母坐着一辆小马车，走在肮脏的街道上。街道很宽，两边都是深红色的房子。“那两只青蛙还能出来吗？”我问她。“可能出不来了，可上帝会保佑它们的，没事儿！”无论是父亲，还是母亲，都没有像外祖母这么频繁地念叨过上帝。

几天以后，外祖母、母亲和我一起上了一艘轮船。

刚生下来的小弟弟死了，她们用白布包裹着他，包裹上面缠着红色的带子，把他放在船上的一张小桌子上。我坐在包袱上，从船舱上小小的窗户向外望去，河面上泛着泡沫的浊水向后退着，溅起来的水花不时地打在窗户上。

我感觉那水花就要溅到自己身上，便本能地跳了起来。

“噢，别怕！”外祖母伸出她那双温暖的手把我抱起来，放



到了地板上。

水面上灰雾茫茫，远方偶尔出现黑色的土地，但马上又消失在浓雾之中了。周围所有东西都在颤抖，只有母亲双手枕在脑后，靠着船板壁一动不动地站着。她脸色苍白，眼睛紧闭，一直沉默着。

她开始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我觉得她越来越陌生。

在船上，外祖母常常叫着母亲的小名，对她说：“瓦莉亚，吃一点东西吧，少吃点儿，好吗？”母亲似乎没有听见，依旧一动不动。外祖母跟我说话总是和声细气的，和母亲说话声音就大了点儿，可也很小心，似乎还有点胆怯似的。她像是有点怕母亲，这使我和外祖母更亲近了。

“萨拉多夫，那个水手呢？”母亲突然愤怒地吼道。

什么？萨拉多夫？水手？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名字，感到奇怪。

听到吼声，船舱里走进来一个白头发的人，他穿着一身蓝衣服，拿着一个木匣子。

外祖母接过木匣子，把小弟弟的尸体放了进去。她伸直了胳膊托着木匣子走向门口，可她太胖了，要侧着身子才能挤过窄窄的舱门。

外祖母夹在舱门间，她有点不知所措。

“看你，妈妈！”母亲叫了一声，夺过木匣子，她俩走了。

我还在舱里，打量着那个穿蓝衣服的人。

“啊，小弟弟死了，是吧？”

“你是谁？”

“水手。”

“萨拉多夫呢？”

“是个城市。你看，窗外就是！”

窗外的雾气中时而露出移动着的黑土地，像是刚从大面包上切下来的圆圆的一块儿。

“外祖母呢？”

“去埋你的小弟弟去了。”

“埋在地下？”



“不埋在地下埋在哪儿？”

我给他讲了埋葬父亲时埋了两只青蛙。他抱起我来，亲了亲。

“啊，小朋友，有些事你还不懂！用不着去可怜那些青蛙，可怜一下你的妈妈吧，你看她被折磨成了什么样子啊！”

汽笛呜呜地响了。

我知道这是船在叫，所以并不怕。那个水手赶紧放下我，跑了出去，他边跑边向着外祖母和母亲说：“得快点，得快！”

我不由自主地也跟着跑了起来。

门外，昏暗的过道里一个人也没有。楼梯上镶的铜片闪着光。往上看，一些人背着包袱，提着提包在走动。他们要下船了，我也该下了。

可当我和大家一起走到甲板旁的踏板前时，有人对我嚷了起来：“你是谁家的孩子啊？”

“我不知道我是谁家的孩子。”我回答。

那些人摸摸我、拍拍我，让我有点难为情。那个白头发的水手远远地看见我，跑了过来，把我抱起来说：“噢，他是从舱里跑出来的，从阿斯特拉罕来。”

他把我抱回到舱里，扔在行李上，吓唬着我：

“再乱跑我要揍你了！”

我呆坐着。

头顶上安静下来了，噗噗的响声没了，轮船也停止了突突的打颤。

船舱的窗户外边挡着一堵湿漉漉的墙，舱里突然变得黑黑的，行李好像都大了一圈儿，空间变得狭小起来，挤得我喘不过气来。

我想我就这样永远被扔在了船上。我扑过去开船舱门，可门被锁了起来，开不开，铜门把手根本就扭不动。我抄起装牛奶的瓶子，拼命向门把手砸过去，瓶子碎了，牛奶顺着我的腿流进了靴子里。我沮丧极了，重新躺在包袱上，悄悄地哭了。最后，我噙着泪水睡着了。

是轮船的噗噗声把我惊醒的，船舱里的窗户明晃晃的，像个



小太阳。外祖母坐在我身边，皱着眉头梳头，她不停地自言自语着。她的头发特别多，密实地盖住了双肩、胸脯、膝盖，一直耷拉到地上。她用一只手把头发从地上揽起来，费力地把那把显得很小的木梳梳进厚厚的头发里。她的嘴唇不自觉地歪着，黑眼睛生气地盯着前面的头发；她的脸在大堆的头发里显得很很小，显得很可笑。

她今天不高兴，不过我问她头发为什么这么长时，她的语调还像昨天一样温柔：“这好像是上帝给我的惩罚，是他在让我梳这些该死的头发！年轻的时候，这是我可供炫耀的宝贝，可现在我诅咒它了！睡吧，我的宝贝儿，天还早呢，太阳刚出来！”

“我睡不着了！”

“好，不睡就不睡了。”她立刻就同意了，一面编着辫子，一面看了看躺在沙发上的母亲。母亲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，像根木头似的。

“好了，你说说，昨天你怎么把牛奶瓶给打碎了？小点声告诉我！”

外祖母说得那么温和，每个字都是那么有耐心，我记住了每一个字。

她笑的时候，黑色的眼珠亮亮的，闪出一种难以言表的愉快，虽然她脸上那个软塌塌的大鼻子、红鼻子头有些煞风景，但她牙齿雪白，面孔虽然有点黑，可依旧显得年轻。

是我的外祖母一下子从黑暗中把我领了出来，走进了光明，还在我周围的东西上涂上闪亮的光环！她是我永远的朋友，是我最了解的人，是我最信任的人！是她无私的爱引导了我，让我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都绝不丧失生的勇气！

轮船就这样载着四十年前的这些日子缓缓地向前行进着。我们坐了好些天的船才到尼日尼，我还能清晰地回忆起最初那美好的几天。

那时天气转晴，我和外祖母整天都在甲板上待着。

秋高气爽，天空澄澈。伏尔加河静静地流淌着，两岸的秋色很浓，一片收获前的景象。橘红色的轮船逆流而上，轮桨缓缓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，隆隆作响。轮船后面拖着一只驳船。驳船是



灰色的，像只土鳖。船走景移，两岸的景致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，城市、乡村、山川、大地，还有水面上漂着的那些金色的树叶。

“啊，多美啊！”外祖母容光焕发，瞪大了眼睛兴奋地在甲板上走来走去。

她偶尔站住，立在那儿，看着河岸发呆，她两手交叉着放在胸前，面带微笑，眼含泪水。她的泪水让我感到了担心，我扯了扯她的黑裙子。

“噢，我好像睡着了！”她一震。

“你为什么哭啊？”我问她，

“亲爱的宝贝儿，我哭是因为我太快乐了！我老了，你知道，我已经活了六十年了！”

她闻了闻鼻烟，开始给我讲一些稀奇古怪的故事，有善良的强盗，有妖魔鬼怪，也有圣人贤士。她的声音很低，脸紧紧地挨着我的脸，神秘地盯着我的眼睛，似乎从那里往我的眼睛里灌进了令人兴奋的力量。

她讲得流畅自然，非常好听，每次她讲完了，我总会说：

“再讲一个！”

“好，好，再讲一个！”

“有一个灶神，坐在炉灶里，面条儿扎进了他的脚心，他哎哟哎哟地直叫：‘哎哟，疼啊，我受不了了，小老鼠！’”讲着，外祖母抬起一只脚，晃来晃去，假装非常痛苦，好像她就是那个面条儿扎进了脚心的灶神。

和我一起听故事的还有船上的水手们，都是些留着胡子的高大的男人。

他们夸赞外祖母讲得好，“再讲一个，老太太！”

还说：“走，跟我们一起去吃晚饭！”

餐桌上，他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，让我吃西瓜，还有香瓜。不过，这一切都是偷偷进行的，因为船上有一人，禁止所有的



人吃水果，他看见了会毫不犹豫地夺过水果来扔到河里去的。这个人穿的衣服有点像警察的制服，上面钉着铜扣子，整天像喝得醉熏熏的，人们都躲着他。

母亲极少到甲板上来，她躲着我们。

母亲身材高大而且挺拔，面色苍白，粗大的辫子盘在头顶上，像戴着一顶王冠。她永远沉默着，好像有一层看不透的雾笼罩着她，她那双和外祖母一样的灰色的大眼睛，好像永远从遥远的地方冷漠地观察着人世。

一次，她严厉地对外祖母说：“妈妈，人家可都在笑话你呢！”

“我不在乎，尽管去笑话吧，让他们笑个痛快！”外祖母回答说。

我还清晰地记得，船行到尼日尼境内，外祖母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。

她兴奋地拉着我走到船舷旁边，大声地说：“你看看，啊，太美了！”

“那就是尼日尼，天啊，多像神仙住的地方！你看，那是教堂，好像是在空中飞翔！”

她兴奋得几乎流出泪来，央求着我的母亲：

“瓦尔瓦拉，你快看看啊？你可能把这个地方都忘了吧，快看看呀，你会高兴的！”

母亲只是非常勉强地笑了一下。

轮船停泊在河当中。河上挤满了船只，成百根桅杆耸向天空。一只装满了人的小舢板靠上了我们乘坐的轮船，人们在轮船和舢板之间搭好梯子，爬到了轮船的甲板上。一个干枯瘦小的老头儿走在最前面，他穿着一身黑衣服，胡子是金黄色的，鼻子又尖又弯，眼睛是绿的。

“爸爸！”

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大喊一声，扑到了他的怀里。

老头抱住母亲，抚摸着她的脸，用尖细的声音喊着：“噢，



傻孩子，怎么啦？唉，你们这些人啊！”

与此同时，外祖母则像个转起来的陀螺，一眨眼就和所有的人拥抱、亲吻过了。

她把我推到大家面前：

“噢，快，快，这是米哈伊尔舅舅，这是雅科夫舅舅，这是纳塔利娅舅妈，这两个表哥都叫萨沙，表姐叫卡杰琳娜！咱们都是一家人，怎么样，多不多？”

外祖父问外祖母：“身体怎么样，老妈妈？”他们吻了三次。

外祖父把我从人堆中拉了出来：

“你是谁啊？”

“我从阿斯特拉罕来，从船舱里跑出来的……”

“噢，天啊，他说的什么呀！”外祖父问我母亲，没等她回答，就一把推开了我：

“啊，看看，颧骨跟他父亲一模一样！好了，下船吧！”

下了船，沿着斜坡往上走，斜坡上铺着大个儿的鹅卵石，路的两侧长满了枯黄的野草。

外祖父和我母亲走在队伍的最前面。他的个头儿很小，刚到母亲的肩膀，他走路很快，而母亲则像在空中漂浮着似的，俯视着她的父亲。

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两个舅舅：米哈伊尔舅舅的黑头发梳理得非常整齐，他像外祖父一样干瘦干瘦的；雅科夫舅舅的头发是浅色的，打着卷儿。还有个穿得很鲜艳的胖胖的女人跟在他们后面，几个孩子走在最后面，都默不作声。和我走在一起的是外祖母和小个子舅妈纳塔利娅。

这位舅妈脸色苍白，蓝眼睛、大肚子，走起路来很吃力，常常停下来，喘着气：

“哎哟，我可走不动了！”

“唉，他们干什么让你也来啊？真蠢！”外祖母骂道。



走在这群人中间，我感到很孤独，我觉得自己是个陌生人，连外祖母好像也变了，跟我疏远了似的。

我最不喜欢外祖父，我感到了他身上的敌意。我有点怕他，还有点好奇。

上了坡，便看见了一条条的大街。

一座低低的平房大院矗立在前面。粉红色的油漆已经非常肮脏了，房檐很低，窗户凸了出来。

光看这座房子的外观，你会觉得里面地方很大，可走进去一看，里面分成了许多小房间，非常拥挤。房子里到处都是人，大家好像都在发脾气，怒气冲冲地走来走去，孩子们则像一群偷吃的麻雀，窜来跳去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特别刺鼻的味道。院子当中挂满了湿漉漉的布，地上到处都放着水桶，里面的水五颜六色，一些布泡在里边。

墙角的一个矮房子里架着几口大锅，炉子里的火烧得旺旺的，锅里不知什么东西咕嘟嘟地响着，房子里黑得几乎看不见人，只能听见有人在里边嘟嘟囔囔地念叨着：

“紫檀——品红——硫酸盐。”